

增修東萊書說

二



增修東萊書說

(二)

時瀾修定

增修東萊書說卷六

甘誓第二

夏書

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。作甘誓。甘誓。

道有升降。世變風移。讀書者必觀其時。識其變。堯舜禹三聖相承。渾然無間。至啓而有跋扈之臣。風氣一開。有扈者。諸侯之負固不服者也。啓往征之。序言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。臣與君抗。其勢若均。其體若敵。遂至於戰。特曰與者。孔子深意。視有苗弗率。汝徂征之氣象有閒矣。

大戰于甘。乃召六卿。王曰。嗟。六事之人。予誓告汝。有扈氏威侮五行。怠弃三正。天用勦絕其命。今予惟恭行天之罰。

大戰于甘者。陵抗不疑。故敢大戰。尤見氣象與上世異也。乃召六卿者。六卿兼統六師。無事則爲六卿。有事則爲六師也。先儒謂司馬掌兵。何爲臨時亦分統一師。必別有所謂六卿。非也。六卿分職。司馬主兵。官制也。六卿並將。司馬帥一兵制也。兩不相妨。見官兵之制此時已定。成周潤色而已。王曰。嗟。六事之人。服事於六軍者也。予誓告汝。誓告六軍之衆也。聲有扈之罪。使明知之。五行之氣。散在天地之間。秀者爲人。偏者爲萬物。有扈殘虐生民。暴殄萬物。威侮之實也。三正者。天地人之正理。其名雖三。其理則一。在我自暴自棄。則天地之正理皆怠棄而不存。萬惡之本原也。啓不歷數有扈之罪。自其本原言。

之。五行三正已皆悔弃。則其爲惡何所不至。方有扈弃悔之時。天已絕其命。至是而恭行天罰而已。非有私意於其間也。

左不攻于左。汝不恭命。右不攻于右。汝不恭命。御非其馬之正。汝不恭命。

古者車戰。一車三人。左右二人。御者居中。啓之誓師。必欲各嚴其部分。左不攻左而攻於右。右不攻右而攻於左。御而不範而以詭。雖有功。亦不恭命也。大抵天下有不可易之理。不當過不及。在天則爲則。在人則爲命。在師則爲律。事事物物皆有是理。學者思不出其位。行無越思。此之謂也。視聽言動一失其則而踰其所止。是左不攻左之類也。師不以律。則臧而凶。後世吳起斬先戰而奔敵斬首者。蓋斬首之功小。亂行之罪大。一亂部分。則不可爲師故也。

用命賞于祖。弗用命戮于社。予則孥戮汝。

古者用兵。必載遷主載社主。而賞罰聽焉。示不敢專也。有用命而可賞者。祖賞之。有不用命而可戮者。社戮之也。此用兵之常法。申戒之也。予則孥戮汝者。此於常法之外新出之者也。戮非必爲殺。亦有不殺之戮。如左氏所謂惟戮是聞。初不至死也。此啓當時自爲加嚴之意。古人善於自量。啓知德降於上世。而又當用兵之際。不嫌於加嚴也。非特警衆。亦深以見啓自警省敬畏之意。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者。此也。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。未嘗接行陣之事。一旦誓師。戒勅戎陣如素講者。蓋禹之家學。文武兩備。體用兼全。本末具舉。不分精粗。於此可見。

五子之歌第三

太康失邦。昆弟五人。須于洛汭。作五子之歌。五子之歌。

至五子之歌。氣象又不同矣。孔子序書。直言太康失邦。見太康之惡。言昆弟須于洛汭。又見五子友恭愛篤之心。太康既失邦矣。五人相與望于洛汭。徬徨痛惜。形之於歌。情發於中。有不能自己者。

太康尸位。以逸豫滅厥德。黎民咸貳。乃盤遊無度。畋于有洛之表。十旬弗反。

太康尸位以逸豫。天之位而命之君。其可以逸豫居乎。明王奉若天道。建邦設都。樹后王君公。不惟逸豫。夫建邦非所以逸豫。則逸豫之失邦必矣。亡國之君。耽於逸豫。則滅厥德。德者。性之固有。其可滅乎。雖固有之。放縱不已。溺於昏亂。顛覆之中。所謂德者。或幾乎亡矣。雖謂之滅。可也。黎民之親其上。一心一體。太康既滅厥德。則心異而體解。一夫不懷。聖人所懼。況於黎民咸貳。怨之積而治矣。當是時也。太康之所以警省憂惕者。宜不容已。乃盤遊無度。畋于有洛之表。至百餘日而不反。曰。乃者。見太康之用工盡力於咸貳之後者。蓋如此也。安於逸豫。是理既滅。天下雖危於累卵。而猶以爲太山也。太康不知天位艱哉之義。以爲有此位者。當享無窮之樂。所以舉世皆貳。而無度之遊方且曰。乃。其念甚順而不疑也。

有窮后羿。因民弗忍。距于河。

姦雄何世無之。雖堯舜之時。亦有凶人。在我之理既堅既正。則彼無自而入。苟有閒隙。彼必投之。此后

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。若穆穆在上，明明在下，百官得其宜，萬事得其敘，雖后羿懷不臣之心，不過一負固不服之諸侯耳，亦何能爲？太康惟逸豫，百姓離心，羿所以乘閒而起。曰：因者，明天下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。使秦始皇不築長城，不起阿房，陳勝、吳廣將何所因？隋煬帝不伐遼東，不治宮室，李密、王世充亦何所因？

厥弟五人，御其母以從，徯于洛之汭。五子咸怨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。

太康不顧其母與弟而恣遊畋，五弟朝夕左右，諫之不聽，去之則不能，情逼義迫，御其母以從之，親愛痛望之至也。夫兄弟非君臣比也，三諫不聽而去，臣道也。兄弟之間，生死俱之，不能回太康欲往之心，計無所出，義不可已，御其母以從，徯于洛之汭。五子胸中如何哉？其忠愛友恭之意，展轉而無所依矣。以此見五子之歌非一時生意而爲之，蘊積之久，志念已熟，發之於歌，故辭旨深切。五子咸怨，非仇怨之怨，蓋怨艾之怨也。知所謂怨，則知述戒作歌之意矣。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，不當以書體觀。小弁父子之怨也，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也，所謂其兄彎弓而射之，則已垂涕泣而道之，哀而不傷之謂也。五子之歌一章切於一章，一章遠思大禹敬民之訓，二章自尋咎其取亡之道，三章痛惜冀都之業，四章又反復家緒之本末，五章其情極矣，盡取其憂愧之罪歸之於己，觀此五章俯仰高下節奏所在，五子之心爲如何？

其一曰：皇祖有訓，民可近，不可下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。予視天下，愚夫愚婦，一能勝予，一人三失，怨豈在

明不見是圖。予臨兆民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。爲人上者。奈何不敬。

皇祖有訓。是禹固著之於訓辭。以貽子孫也。可近不可下。見君民的然爲一體。可親之使近。不可推之使下。視民爲下。則有邈然不相接之意矣。民惟邦本。本固邦寧。百世興王之定法也。且何以爲邦。不過合天下之民而聚之耳。則民豈非邦本乎。民所聚而成邦。民所貳則不成邦。豈非本固則邦寧乎。禹受位於舜。其相傳之要曰。可愛非君。可畏非民。衆非元后。何戴。后非衆罔與守邦。躬履之久。見之精切。故作訓以戒子孫。堅決著明。予視天下。愚夫愚婦。一能勝予。禹以萬世允賴之功。方謂愚夫愚婦之微。一能勝予。功高出一世之上。心常在一世之下。此非敬畏之心。視天下若如此。蓋其踐履之工。旣到。見天下實有此理。匹夫之志。萬鈞之勢。不能奪之一。能勝予之實也。一人三失。一失至於三而不變。不可望其復改矣。頻復之凶也。失而卽改。不貳過也。二失而改。困而能改者也。至於三失。則玩而不復悔矣。怨豈在明。不見是圖。明則易見。暗則難知。在上之人。易於有不明之怨。何者。勢均體敵。有怨面言。何所不明。若人君之結怨于民。民伏於雷霆之下。不敢言而敢怒。何所自發。故其怨常暗而不明。日深一日。發則不可復救。聖人所以旁搜博採。以通下情。蓋欲圖於不見也。予臨兆民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。禹持敬之工夫深至。故其形容明切如此。萬世君人者之心也。其在上者。以天下爲心。說得廣。故曰。予臨兆民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。其在下者。以一身爲天下。說得近。故曾子曰。啓予手。啓予足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地位雖不同。其實無廣狹。爲人上者。奈何不敬。歷數祖訓。一愚夫足以勝懷乎之禹。咸

貳之黎民。乃盤遊之太康。其何以勝之哉。五子之所以怨也。

其二曰。訓有之。內作色荒。外作禽荒。甘酒嗜音。峻宇雕牆。有一于此。未或不亡。

天下之事。皆有其則。至其則而止。所謂度也。夫婦之正。不可廢也。蒐狩之常。不可闕也。嘉會合禮。不可以去酒。導民情性。不可以無樂。棟宇以蔽風雨。垣牆以禦穿窬。制於聖人。豈以滅德。然禽色而至于荒。酒至于酣。音至於嗜。宇則峻之。牆則雕之。非其則矣。有一于此。未或不亡。於六事之中。苟有其一。未可以幸免者。況俱有之。五子見危亡之道如此之明。而思太康之奔赴乎其中。其心爲如何。

其三曰。惟彼陶唐。有此冀方。今失厥道。亂其紀綱。乃底滅亡。

亂當時之紀綱。乃至於滅亡。言此冀方。本陶唐之有。委付至今。豈特墜皇祖之業哉。當時聲名文物。百蠻來朝。萬國面內。如此之盛。今乃至於不能保。此時五子之心又如何。玩味其抑揚高下。正如黍離之詩。痛惜基業之衰。

其四曰。明明我祖。萬邦之君。有典有則。貽厥子孫。關石和鈞。王府則有。荒墜厥緒。覆宗絕祀。

明明我祖。萬邦之君。尊顯如此。指大禹言之也。典則者。所垂之訓也。關者。通也。和者。平也。石與鈞。天下所皆有。不如王府之關石和鈞。通輕重之宜也。前人事事物物。精粗不遺。既有其業。又有其法。又有其具。今不能守。而荒墜其緒。至於覆宗絕祀。舉祖宗之已成。一旦而廢之。五子之心又如何。

其五曰。嗚呼曷歸。予懷之悲。萬姓仇予。予將疇依。鬱陶乎予心。顏厚有忸怩。弗慎厥德。雖悔可追。

發嘆而言。惜之重。憂之至也。萬姓未嘗仇五子也。而五子自以一身當萬姓之怨。予將疇依。知太康之孤離而不可立也。鬱陶憂結之懷。忸怩惶愧之顏也。此章不必以訓詁求。讀之自使人惻然見兄弟一體之至。太康失道。仇不在弟。五子無失。何以忸怩。蓋視太康所爲如己爲之。故弗謹厥德。雖悔可追。如出太康之口。代爲太康寒心也。玩此五章。其旨轉切。無忿嫉不平之意。真情篤友之至之所形見也。欲觀詩者。當先觀書。則見詩之變風變雅。觀舜之賡歌。則見詩之雅頌。本乎情。止乎禮義。有自來矣。

胤征第四

義和涵淫。廢時亂日。胤往征之。作胤征。胤征。

惟仲康肇位四海。胤侯命掌六師。義和廢厥職。酒荒于厥邑。胤后承王命徂征。

唐虞稽古。建官惟百。夏商官倍。以至於周。三百六十。世浸遠。官浸多。往往分職不一。惟義和之官。堯時四人。至夏已合爲一。至周亦不過一人。其位浸卑。舜伯夷典禮。夔典樂。周太宗伯大司樂合爲春官也。官皆轉而爲多。此二官獨轉而爲少何也。蓋唐虞之時。民性渾龐。風氣未開。啓其本原。可以自治。故掌天時禮樂之官皆多。而其他皆略。自此以後。風俗日薄。以精微示之。有所未喻。故三代之君通其變。凡天時禮樂之事。皆散寓於政刑度數之間。以詔民。亦非視天時禮樂爲輕而略之也。世變風移。不得不質文迭變。以通其政。堯舜之時。天人未分。淳龐未散也。於此可以觀天下大勢之轉移矣。告于衆曰。嗟予有衆。聖有謨訓。明徵定保。先王克謹天戒。臣人克有常憲。百官修輔。厥后惟明明。每歲孟

春。逾人以木鐸徇于路。官師相規。工執藝事以諫。其或不恭。邦有常刑。

征伐。天子之大權。天下有道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。故史官先言。惟仲康肇位四海。六師之掌。命有所自。徂征之命。承之而已。其辭甚嚴正。萬世君臣之綱也。嗟者。發嘆而憫其勞之辭。明徵定保。卽聖之謨訓也。明徵者。昭然可見之兆也。凡天之所以示證於人君者。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。如仲舒所謂自非大無道。盡欲扶持而全安也。先王克謹天戒。卽明證之戒也。人臣克有常憲。謂常行之法也。曰克者。君臣用工之地也。曰有者。有諸己之有。常憲是常法。藏之官府。揭之象魏。散之有司。非不坦然明白。若不克有。則何以異於無也。百官脩輔。不言輔弼。而言修輔。修者。輔弼之工夫。人臣自課於朝夕者也。進思盡忠。退思補過。專於此而業焉。輔者。不過輔弼之謂。加之以修。則交相正。救無時怠忽之意深矣。厥后惟明明者。百官旣修輔。萬幾無蔽。故明而又明。謂之明明者。人君有本然之明。晉君子以自昭明德。若非人臣所能致。而得臣以輔之。則明而又明。有日新無疆之意也。官衆皆相規正。百工亦執藝以諫。責難於君。謂之恭。不諫者爲不恭。則邦有常用之刑。凡此皆逾人徇路之辭。稽之周禮可見。

惟時義和顛覆厥德。沈亂于酒。畔官離次。俶擾天紀。遐弃厥司。乃季秋月朔。辰弗集于房。瞽奏鼓。鼗夫馳。

庶人走。義和尸厥官。罔聞知。迷昏于天象。以干先王之誅。

當時法度旣修明。逾人又每歲宣揚其命於凡有官之人。所以起其敬心。宜無一人敢犯者。惟義和獨沈亂于酒。以顛覆厥德。德者人之固有。義和以沈亂而顛覆也。惟其沈亂于酒。故畔官離次。俶擾天紀。

遐弃厥司。無所復顧。天紀自堯以來。義和世守者。曰欽若。至是乃至於擾亂。酒之爲惡大矣。一沈于酒。雖祖父世守之業。國家之重爵祿。皆不暇顧。而遠弃其職位。保其食邑以叛逆。說者多謂義和一臣之失職。黜其爵可也。削其邑可也。何煩專行師伐。不知義和當時已遠弃厥司。保其所有之邑。負固而不服矣。古者人君務在導迪民性。酒尤亂德之源。故深禁之。如周官飲酒者殺。如書酒誥一篇。以此言義和之罪。皆凜然嚴毅。至漢乃摧酒酤。惟恐民飲之不多。天祐下民。作之君。作之師。後世君職已不盡。至於師職。則全闕矣。季秋之月。辰弗集于房。房者。日月所會之次舍也。日月之行。至朔必會于房。集則爲順。不集則爲差。日者。君之表。日既有變。百官莫敢自寧。如瞽之微。以至嗇夫庶人之在官者。皆奔走以救變。義和處此官。乃不聞知。可謂昏迷於天象矣。以干先王之誅。人君不敢自專。有大賞罰。必歸之祖與天。故誓師之言。不曰干仲康之誅。而曰先王之誅。以見古人循天理。率先王之道。已不得而與也。此語非有意而言。自古相承。不以己視天下。心之所存。議論之所習熟矣。

政典曰。先時者殺無赦。不及時者殺無赦。前此皆責義和之辭。以後乃誓師之辭。政典。如所謂司馬法也。先時。不及時。或謂嗣侯舉此斷義和之罪。非也。此軍法也。軍法莫嚴於期會。後世期會先後者必殺。蓋本於此。勝敗所繫。不可不先以爲戒也。今予以爾有衆。奉將天罰。爾衆士同力王室。尙弼予。欽承天子威命。

曰。奉將天罰。曰。同力王室。又曰。欽承天子威命。古之兵師所以無叛命者。皆其將帥所以告勅其衆者。

未嘗不舉人君以爲言。使師旅之心常知有天子。其所以養我命我者。天子也。將帥但知承王命。王者但知奉天討。上下相承。不敢稍出私意。認爲己權。則人君安敢輕兵。人臣安敢專命。士卒亦安敢犯命哉。

火炎崑岡。玉石俱焚。天吏逸德。烈于猛火。殲厥渠魁。脅從罔治。舊染汙俗。咸與惟新。嗚呼。威克厥愛。允濟。愛克厥威。允罔功。其爾衆士懋戒哉。

火炎崑岡。熾烈之時。不分玉石。我衆爲天子之吏。若逸其德。又甚於猛火。言止欲殲其首虜。凡以威而彊使從者。皆不治也。自殲厥渠魁至咸與惟新。此三代行師之本也。威克厥愛。允濟。說者多以愛爲仁。愛。威爲威虐。乃類申韓之言。不知愛與威者也。愛者。私愛姑息之謂。威者。振厲奮發之謂。人臨戰陣。多爲私愛所牽。惜身顧家。安能用命。又如宋襄公之不忍。何以集事。非振厲奮發不可。蓋威非殘忍酷烈之謂。卻有愛存焉。仁者必有勇。是也。大抵威愛當觀其所發。發於私乎。雖愛非愛。發於公矣。雖威非威。威雖非聖人之所尙。苟當威而不威。則不知時措者也。況軍旅主於威乎。夏書存於後世者最少。因胤征可以考。官名法度人物軍旅之事。顯然備具。想當時廢職者惟羲和一人而已。觀書之要。觀其略。當知其詳。觀其存。當知其不存者。

自契至于成湯八遷。湯始居亳。從先王居。作帝告。釐沃。湯征諸侯。葛伯不祀。湯始征之。作湯征。伊尹去亳適夏。既醜有夏。復歸于亳。入自北門。乃遇汝鳩。汝方。作汝鳩。汝方。

增修東萊書說卷七

湯誓第一

商書

伊尹相湯伐桀。升自陟。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。作湯誓。湯誓。

觀伊尹去亳適夏。既醜有夏。復歸于亳。見孟子所謂五就湯五就桀之事甚明。湯累進伊尹於夏。欲以開導。使之倭改。桀終不可回。此伊尹所以復歸亳而定伐夏之謀也。豈湯伊尹之本心哉。聿求元聖。與之戮力。湯之於伊尹。學焉而後臣。伊尹亦自謂。惟尹躬暨湯。咸有一德。克享天心。尹之所適。卽天命之所在。蓋天心之享者。天命之繫也。湯進伊尹於夏。所以駐命於夏也。復歸之時。命始不容辭矣。伊尹相湯伐桀。先伊尹而後湯。文勢順也。升自陟。或謂出其不意。豈王者之師哉。或謂湯得人和。不必地利。亦非人情也。王者固仁義之兵。然利害向背。亦必決擇。升自陟。必用師當行之道。夏之可攻處也。王曰。格爾衆庶。悉聽朕言。非台小子敢行稱亂。有夏多罪。天命殛之。

湯告衆庶而稱王曰。此史官於伊尹復歸之後。因天命之已決而定其稱也。方天命未絕於桀。湯得伊尹而進之。拳拳尊君之心。無所不至。及伊尹醜之。天命絕矣。絕於彼。則不容釋於此。昔之尊君。不幸而無所伸。豈預稱王而誓師乎。事定而不敢居。聖人之心也。事未定而居之。無乃非聖人之心哉。天命所在。固惟聖人見之明的。而此心則不然也。非台小子敢行稱亂。以此知非湯伐桀。乃天也。使湯非順天。

命應人心。則爲稱亂矣。

今爾有衆。汝曰。我后不恤我衆。舍我穡事而割正夏。予惟聞汝衆言。夏氏有罪。予畏上帝。不敢不正。今汝其曰。夏罪其如台。夏王率遏衆力。率割夏邑。有衆率怠弗協。曰。時日曷喪。予及汝皆亡。夏德若茲。今朕必往。

今商之衆曰。我后不恤我衆。舍我穡事而割正夏。觀此。可以見湯德澤入於民者深。教化示於民者明。桀之民雖不聊生。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。非德澤之深。能若此乎。桀爲無道。而且以爲正夏。正者。正統之正。非教化之明。尊卑上下之分。能不忘乎。予惟聞汝衆言。固有當於予心。特畏上帝。不敢不正耳。夏罪其如台。尤見湯德澤之深。夏之民在塗炭之內。而商之民在春風和氣之中。故曰夏罪其如台。夏之虐。不相接而相忘也。故湯舉夏之罪曰。夏王率遏衆力。率割夏邑。天下之力。所以作衆人之事。乃聚衆人之力而爲一人之事。故曰率遏衆力。想其多爲宮室臺榭。男不得耕。女不得織。而皆罹凍餒之患矣。割者。爲屠戮殘虐之政以割下也。有衆率怠弗協。桀爲威虐。天下宜奔走畏懼。而乃率怠何哉。蓋畏虐之極。必至墮弛。民至不聊之地。皆有不願生之心。自知必死。則苟且度日耳。雖有威虐。其如之何。夏德若茲。今朕必往。夫商民所以不肯往者。但以一國之內不被桀之虐。而湯則以天下爲心。一民失所。皆湯之責。況天下皆在塗炭乎。天命所在。聖人豈容已邪。

爾尙輔予一人。致天之罰。予其大賚汝。爾無不信。朕不食言。爾不從誓言。予則孥戮汝。罔有攸赦。

申言賞罰以警衆也。用師之際，警勅之意，自不可少。然與上古則有閒矣。禹伐苗，止曰：「爾尙一乃心力，其克有勳。」至啓乃曰：「用命賞于祖，弗用命戮于社，予則孥戮汝。」已不同矣。湯誓師之辭，與啓相若。而又曰：「朕不食言。」罔有攸赦。世變風移，聖人不得不然。亦敬心愈加之意，非德不足也。

湯既勝夏，欲遷其社，不可。作夏社，疑至。臣扈夏師敗績，湯遂從之，遂伐三朡，俘厥寶玉。誼伯、仲伯作典寶。仲虺之誥第二

商書

湯歸自夏，至于大坰，仲虺作誥。仲虺之誥。

成湯放桀于南巢，惟有慙德。曰：「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。」仲虺乃作誥。

湯伐桀而歸，至于大坰，仲虺作誥，不待至亳者，湯既伐夏，愧怍之心發於胸中，若不能一朝居。苟不卽有以銷散之，則過而不化，將有害於進修之業矣。惟有慙德。曰：「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。」湯非畏議論也。正恐後世亂臣賊子以湯藉口而爲亂也。自古君臣變易，亦或有之。如后羿之事，尙矣。何爲口實？乃至於湯，蓋后羿天下曉然知其爲惡，誰肯從之？湯一代之聖人，天下將以爲聖人，且爲之則，凡欲爲此者，復何不可？此湯之所以恐也。湯居萬世君臣之始變，此心之慚，此誥之作，皆不可少也。乃作者繼湯有慙而作誥也。

曰：嗚呼！惟天生民有欲，無主乃亂。惟天生聰明時乂，有夏昏德，民墜塗炭。

湯之伐桀，慙發於中，則是湯非欲往。當時之民又有怨言，則是民亦不欲往。然則湯之必往，何所迫邪？

於此深可以驗聖人之知天。惟天生民。有此身之欲。無人君以撙節之。則亂。天生聰明之君。以治民。非私於君也。五行之氣。有得其至精者。則爲出羣拔類之人。以治其餘。湯而可以不往乎。仲虺推其本原而言之。有夏昏德。則與聰明相反矣。其源既昏。其流豈能清澈。天下之人所以皆在塗炭之中。

天乃錫王勇智。表正萬邦。纘禹舊服。茲率厥典。奉若天命。

天乃錫王勇智。勇智非自外來。卽聰明之發見也。聰明體也。勇智用也。勇則能行。智則能知。如此則能表正萬邦。使四方視爲儀表。而皆得其正矣。纘禹舊服者。禹之服至此乃得而繼。伐夏而纘禹。天命人心之至公也。茲率厥典者。湯之勇智循常行之理而已。典者萬世常行之理也。如此則能奉順天命矣。自常情觀之。仲虺稱湯之勇智本於天錫。宜必有甚高之事。乃不過率厥典而已。

夏王有罪。矯誣上天。以布命于下。帝用不臧。式商受命。用爽厥師。

矯誣云者。蔽夏王之有罪也。誣天之理。矯天之意。以布命令于下。帝用是而不臧。用者天命無心於去夏也。桀既不臧。而後用湯以受命。式者天命無心於之商也。帝之不臧夏而命商。何以驗之。觀天意者莫的於人心。用爽厥師。有夏之昏德薰灼其民。天下居懵然之中。用湯以開明之。使如醉夢之醒。故曰爽。仲虺解湯之慙德。先言天立君自然之理。夏昏德所以亡。湯有德所以王。何慙之有。

簡賢附勢。實繁有徒。肇我邦于有夏。若苗之有莠。若粟之有秕。小大戰戰。罔不懼于非辜。矧予之德。言足聽聞。

上先言天命。簡賢附勢以下。方言人事。自惟王不邇聲色。言湯之德。自佑賢輔德。又戒湯爲君之事。此一篇之次第也。當桀之時。小人爲羣。見湯之賢。則簡忽之。見桀之勢。則親附之。小人之常態也。當此之時。肇造我邦。其在有夏。若苗之有莠。若粟之有秕。言桀之徒。視湯爲莠爲秕。其勢不能兩立。小大戰戰而懼。非辜者。懼其以賢而害於勢也。況我之德。言已足聽聞而不可掩乎。言名譽之彰。聽聞已多。尤爲不安。

惟王不邇聲色。不殖貨利。德懋懋官。功懋懋賞。用人惟己。改過不吝。克寬克仁。彰信兆民。

惟王不邇聲色。不殖貨利。仲虺見聖人之的。故其稱聖人。皆於本原而言之。不爲高大之論。而其實非聖人則不能至也。聲色貨利而欲不邇不殖。自非純乎天。無一毫人欲者。安能湯之所以爲湯。不過此耳。本原既已清徹。則凡於事爲。無不當理。德勉者。勉之以官。功勉者。勉之以賞。見其崇德報功。不差毫髮也。用人惟己者。如記所謂取人以身。惟本原之正。故能以身爲度。而任天下之才。苟吾身自無權衡。則何以稱天下之長短。小大哉。改過不吝者。驗之顏子可見。顏子幾聖者也。其過則不貳。所謂有不善。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也。顏子之不貳。未若湯之不吝也。克寬克仁者。自古言寬仁。往往多以慈愛。而或至於不治。湯之寬仁。慈愛固在其中。而能彰明乎信於兆民。其間蓋有不容言者。意有以將其惠而民感之也。彰信兆民。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意。

乃葛伯仇餉。初征自葛。東征西夷怨。南征北狄怨。曰。奚獨後予。攸徂之民。室家相慶。曰。徯予后。后來其蘇。